

平彝縣志卷之十

知平彝縣事於越任中宜纂輯

男 振芳校

藝文志

御製 議

奏 疏 銘

記 牒

引 詩

藝文之志所以光聖謨而揚風雅也然讀書好古之士每以闕畧為憾况前編淪落文獻罔徵洵可惜也若地處周行騷人相望其果吐咳珠玉烏能盡收之以八邑乘耶故惟撫其近所見知者備錄於左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以待後之君子焉作藝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一

文志

御製

明御祭唐時英文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三月丙午朔十二日丁巳皇帝遣雲南布政使司叅政李良臣諭祭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時英曰維爾蚤擅經術蔚有才名奮跡制科筮官邑宰歷郎署而出典郡符躋臬司而薦更方岳靖共厥職所至有聲逮簡擢於撫臺俾保釐於全陝三建防秋之策克宣却虜之威尋指摘於

人言遂投間於故里官守竟昭於國是清修益重於鄉評頃報令終夫復何憾爰嘉往績宜叙優恩諭祭特頒兆瑩兼飭惟冥靈之不昧其祇服以時歆奏疏

本朝

裁平彝衛疏

雲貴總督 范承勳 蘇公藩 陽人

看得滇省都司衛所設自明時蓋仿古寓兵於農之意我

皇朝一統設兵置鎮在在控制軍民糧差同其輸應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

已於康熙初年間先後奉裁曲靖等八衛中屯等十
一所歸併各州縣又於康熙九年間奉裁在省左等
六衛歸併都司尚存平彝大理永昌騰衝瀾滄景東
等六衛楊林木密馬龍新安桃安等五所仍屬守千
等員管理後因都司不便催徵復

題設左右二衛守備二員分管臣到任後即行該二
司查議茲據布政使李世昌按察使蔣寅會詳稱衛
軍既無防守之責又無調遣之例似不必更設官以
糜俸食等因臣復行駁確查滇省軍衛地方寄居各

境則裁衛所以歸有司允屬相宜合無如該二司所
議將復設之左右二衛見存之平彝等六衛楊林等
五所裁去其田土軍餘即查各附近之州縣歸併管
理再都司一官原有通省攷成職掌今衛所既已盡
裁而留此空員似於名實未稱亦應一併裁去計應
裁都司一員衛守備八員衛所千總九員經歷七員
衛教授七員雖節省俸糈不過三千六百餘兩而冗
員既汰供費較省軍困稍甦其於
國計民命未必不無小補也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請給驛堡銀七錢三疏

巡撫王繼文

廣寧人

看得滇省驛站錢糧准部咨支給全錢因係產銅之
地錢多價賤驛堡苦累難堪經前任撫臣石琳題
請仍給全銀部覆未允何敢再瀆但臣自到任以來
節據各驛堡員役人等紛紛籲訴批行驛鹽道僉事
王照查議茲據詳稱滇省驛站設居崇山密箐夫馬
奔馳倍苦他省而錢價又復甚賤每錢一千值銀三
錢不等再赴蒙自等局支領往返跋涉除駝運盤費
合算領錢一千止得銀二錢有餘馬匹無可喂養夫

役難供饘粥此項工料均屬計口授食請照兵餉之例

題給全銀等因前來臣查制錢壅積向緣鼓鑄未停今蒙

皇上洞徹萬里將滇省爐座盡行停止目今行使時值甚賤若將驛站仍給全錢則苦累日甚恐致馬斃夫逃難於整頓仰懇

皇上弘恩自二十九年為始照依兵餉之例准給全銀或照各省以銀七錢三支給俟全書頒到在於有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四

驛州縣地丁錢糧撥給庶驛困得甦沾沐

皇恩於無既矣

籌請屯荒減則貼墾疏

王繼文

看得滇省每年額糧通共米麥等項二十六萬餘石而屯糧實居其半歷年供撥兵精關係甚鉅第屯田一畝之科幾納民田十倍之徵是以拖欠逃荒年甚一年臣自再蒞茲土以來訪求民隱圖布

聖澤惟此屯田一項最為漢民苦累近蒙

皇上沛無疆之德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

止屯賦叅久錢糧盡行蠲免一時老幼咸懷再生從前重困始得暫釋但額賦豈容再寬輸將已無遺力臣再四籌維有老荒重額田地一項小民終年畏棄已成廢土若使減則賠墾尚可藉補虧懸行據布政使于三賢署糧儲道事永昌道叅議畢忠吉議將前項老荒田地凡係連年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將屯田地之上中二則六年後悉改為民田地之下則起科屯田地之下則十年後改為民田地之下則起科以補賠累之苦其不係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六年

後將屯田地之上中下則悉改為民田地之上中下則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及出陳米石務使力耕有成至於民間荒廢田地其上中二則倣照豫省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則納過三年再歸中則上則者照下則納過五年再歸上則之例起科其下則田地請於六年後減半三年再照本則起科并承墾後即為已業用備貼墾事宜臣伏見

皇上愛民至德有加無已凡重農廣粟之例莫不一舉必使四海無不獲之夫九宇有益藏之富今

滇田地本屬磽薄屯民尤困追呼若以拋荒不墾之
田補其重額難支之累及民荒田地一概極力勸墾
不但正額可以充實新賦亦可稍增

請減屯糧疏

巡撫石文晟
奉天人

題為密陳屯糧之重仰祈

睿裁以廣

皇仁事竊惟經

國必先裕課體野端在足民故正賦自貴充積而民

瘼亦當痼瘵

臣

本庸陋世受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六

國思蒙

皇上曠典以郡守末吏不次優陞

特簡滇撫叨此邊疆重任敢不竭盡駑鈍以報

高厚故自蒞任以來諮詢地方利弊體察吏治民生

其間之生聚殷繁安藝樂業熙熙皞皞如入時雍之

世此皆

皇上聖德滂流所致惟是猶有重困於民者不敢不
以上聞也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
來官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

屯種之租以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
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六年開滇吳三桂遂將昔日之租改
為額徵之賦及後變亂之時周恤民艱任意坐派致
使各軍紛紛逃竄因而遺累存丁典鬻賠納苦難殫
述幸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安全但浮糧過重仍困輸將計
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銀米穀
等項歷年拖欠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科總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内
經前督臣范承勳署巡撫時特疏
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上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
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
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着將歷年所欠屯賦銀七萬
二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蠲免
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遵在案則彼時

題請帶徵早蒙

聖恩隆重悉荷蠲除是此項屯糧徒有重額之名並無清完之實歷歷可攷久在

皇上睿鑒中矣况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自應一視同仁乃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升以至二三合而止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八

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賦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與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種收之穀不遑瞻顧父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故康熙二十八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內將此屯糧重困叙入瀝陳未經部覆而以後督撫臣未敢復請者蓋以

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况各省屯糧皆重猶不敢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江浙等省屯軍現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無此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即是民則與別省迥異况此軍戶係沐氏帶來官弁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九

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煙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邇年以來前督撫臣撫綏之力實沐

皇上柔遠弘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逆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間未回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仍舊歲歲不清每遇

奏期各官俱愛功名謁蹶借墊者有之以欠捏完者

有之一遇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
助洵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觀荒蕪田地甚
多百姓甚眾及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
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迹糧額過重無力開墾
懇請

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僉同總欲為民請

命臣思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多寡之數
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當各別今我

皇上恩同天地德邁唐虞頻年蠲賦不惜數千萬金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

是恭逢

聖明在上今此民隱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我
皇上矣况滇省僻處遐方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
冒昧陳情如荷

聖恩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不特現在軍
餘易於輸納即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官加意勸墾
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即具報
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理
合恭疏

題請但發政施仁端望

皇上特霽洪恩臣何人斯敢以瀆

奏謹具密本如果窮蹙可採伏乞

皇上特頒

上諭或令臣等會查或

勅部臣議覆則九州四海無不頌

皇上端居深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共樂被

深仁厚澤於靡涯矣至此項額糧如邀

恩減而通省兵食或有不敷則現有本省折徵米麥

平彞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一

等項可以仍徵本色撥給似可毋庸睿懷也再查

題奏事件如不應密而密者有干定例但此邊疆減

糧重務相應密請

皇上睿裁字多逾格賠黃難盡可否允行伏乞

聖明全鑒立賜

乾斷施行為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具題六月二十日

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戴通可赫

禮齊穡顧藻徐嘉炎張榕端以本折啟奏奉

旨伊所奏本內止言屯田雲南省有官田公田馬場等項伊本內並未指明此等田地有無在所奏屯田之內又此等田賦若行減額照民田則例徵收雲南省應給兵糧可否足用爾等以此行交詢問石文晟令伊詳悉籌算明白具文回覆欽此內閣照會巡撫作速查明具覆可也

請設平彝縣治疏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

王繼文

看得滇黔兩省乃極邊之重地臣蒙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二

皇上隆恩陞授總督任大而責重夙夜兢兢無由報稱凡屬兩省政事臣惟竭盡愚誠俾網舉目張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至意所有平彝縣治之設謹當特疏陳情者也查平彝為滇黔接壤四外蠻藪而中則要道也舊係衛治設有守備經歷教授等官康熙二十六年內前任督臣范承勳將全滇衛所議裁而平彝一衛勢難獨留是以一併題請分歸別屬在案誠有見於多一官則多一費冗員不可不為節省但自裁

衛以來案據士民董陳策陳王前等籲請設縣以資
彈壓又因彼地遼濶狡彘出沒不當奸民往來最雜
自平彝上至滇之霑益州下至黔之普安州共計四
站約遠二百七十餘里竟無印官居中分守凡軍需
政務餉鞘逃人等項需員接應每委曲靖府通判赴
彼料理顧此失彼究非印官當任其責者可比兼之
普安等處界聯平彝向食滇鹽或可無分彼此今蒙
皇恩遠播改食川鹽若無印官督率捕役於衝僻路
徑分頭巡緝則滇鹽味苦價貴川鹽味厚價賤小民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三

喜賤惡貴私相買食不特川省私販乘間入賣即滇
省私販亦將乘間出買兼恐附道蠻彝勾引生事漸
成聚訟之場問之弁兵則防守難周間之州縣則稽
查甚遠滇省黑井數萬課額較前更恐難銷此平彝
縣治之亟宜請設也彰明較著矣茲據布政使于三
賢按察使佟世雍糧儲道副使張仲信驛鹽道副使
于嗣昌提學道副使張倬等會詳委員勘明將平彝
舊額仍舊歸還并將附近羅平霑益二州徵收之亦
佐即中下伍兩營勲庄余家堡等處改歸共徵夏稅

秋糧正耗麥米一千七百六十四石五斗八升零共
徵丁差等銀一千三百二十九兩七錢七分零商稅
銀一十四兩九分零在他省固屬小邑在滇省實為
中縣等因造冊詳請前來合臣所議均屬相符相應
恭疏題請將平彝廢衝賤為平彝縣治設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訓導一員鑄印銓補其多羅驛原在平彝
城內并請將驛丞裁去歸縣管理平彝縣學照依中
學進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以為育才廣教之治如
是則地方永得安靜蠻彝有所懾服私販無由侵擾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四

蓋課免致壓欠且於滇黔出入咽喉重地藉有印官
分守邊方不無裨益再照學宮衙署等項尚有原屋
臣等自當捐修合併聲名除將設縣事宜造冊送部
外臣謹會同雲南撫臣石文晟合疏具題

重修平彝衛學記

平彝衛 張全斌 雲南
教授

粵稽天地鍾芸生而獨畀靈於人毓群黎而必萃精於聖以聖人能成人成物而贊化育之所弗能為者也故生數聖人於始養欲給求民得以遂其生安富壽而治統以昭生一聖人於後開厥心思民得自見其仁義禮智而教統以著此素王之所以有裨於民物有功於群聖補救於乾坤者也雖文明之運昉乎羲軒繼以二帝紹以三王而道脉相傳但吾夫子出有其德而無其位易治統而為教統闡庸道叙彝倫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五

還人心於淳厚勢處群聖之所甚難功為萬古之所獨絕凡有血氣心知者罔不服其風喪其教相安於君臣父子之間潛移其性情入於善治而不自知甚矣哉聖人之弘也與天地而相終始者也是以有教養斯民之責者靡不修崇廟典以彰風化為生民之攸賴也平彝為入滇首衛學肇於明人文間出疊因兵燹廟宇傾欹人才失其教育士習未克丕揚茲值督撫會題修葺滇黔各屬文廟平彝獲遇綏遠大將軍雲貴節制使蔡公毓榮按臨荒衛見廟埋衰草座

籠飛塵捐金五十重修舊址藩司李公世昌捐金二十郡侯柳公景芳捐金十兩共襄厥成通學庠生成出銀米兩所軍民各助工役衛守張祖淳捐金二千經驛斌各捐數金管理方之泰竭力贊襄故雖米獲烏革輦飛竹苞松茂而草創有基俾從之君子得以講學於斯習禮於斯黎老快其觀瞻小子得以有造皆大將軍之作人也大中丞之振興也藩司郡侯之裁成也故記其巔末為後重修之君子勸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六

清溪洞記

明副使張敦仁麗水人

清溪洞去平彝僅五里洞去溪僅百尺然平彝溪流以百數而此水獨清故以名溪洞亦因以名云洞東向右一小出斜掩故遊人至洞僅咫尺猶未得見磬折而入洞始豁然洞門高十餘丈潤似之洞之內其平若堂可坐百客再折而上其高若臺可坐數十客臺之後一洞深窅洞口則石乳垂垂各極天巧而當中一石下垂至地其色微白若玉柱然洞之內多怪石有似鯨者有似虎豹者皆作外奔狀詢之士人謂

此洞深不可測中有石如几如榻如鐘鼓叩之有聲
欲如觀非連筮不可予曰此豈神仙宅耶塵鞅中人
不得為神仙辱故弗入洞之左別有洞勢頗低窪可
容數百人稍後勢漸高怪石峻嶒如憑虛樓閣好奇
者每攀蹬而上又其上為絕壁有穴如小籠一僧跌
坐其間短袖穿結拈之下乃下麾之上復上輕利如
猿猴人咸異之嘗謂雲貴之水多伏流水所出入而
洞因之故未甚稱奇此洞迥出山椒若神劈鬼鑿非
他洞比奇哉平彝去滇數百里去京師又萬餘里地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七

愈僻洞愈隱人跡鮮到而洞之名未甚章章也惜也
時同遊者大叅高泉謝君憲僉一江梁君閻師裕庵
趙君皆有事茲土而叅戎魯峰曹君則鍾靈此山者
也副使白出張子以齒僭長故為記云

清溪洞記

南寧程封人休寧

黔入滇之六十里有城曰平彝去城三里許有清溪洞傳者謂洞下有溪溪水流入此獨清故名焉洞日軒敞初入若堂可坐百人再上若臺可容數十人有大石壘壘下垂若柱柱以內幽閤不可入遊者淺視之謂觀止矣順治庚子十二月予隨郡守李君司馬俞君別駕陸君遊焉望洞中不知其淺深之所至遂勃勃心動欲往入不果明日復遊命土人執苴鄉導先入予隨郡守諸君各多携吏胥僕從奮勇以行不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八

數武洞勢陰闇羣火無光予生怖悸不欲入奈前後左右皆怪石峻嶒中通一線兩人相牽後人踵前人履跡援引而上前人隨土人火光因得縱觀所謂石床者石几者石田者石塔者笋者銳而出為虎牙也者尖而背為熊耳者角而嶽為牛首者冠而峭為雞頭者奇形怪象不可名狀再入里許旁一小罅僅可容一人偃偻屈曲而入若石級然中若堂若廡門戶垣壁俱備郡守曰此仙人修煉所也天造之巧非五丁之力所能鑿成行到石巖窅察之際又以觀止矣

土人云尚十餘里與紫泉洞通遊人畏險難不欲入
及出土人謂旁一洞上有石鐘石鼓在焉急命更百
尋至其地皆石笋垂十餘丈持石叩之噌吰有聲雖
鐘鼓之響不能亂也再出又見石柱悉自平地岷然
特起似有骨氣人決無阿附其石之高者仰視在十
餘丈上非絙索扶挾不可得而登也因思不鐘山記
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予小視天下
以為茲洞中於天下不僅用於滇也而未嘗見稱於
昔之遊者豈昔人盡皆皮相即一山亦必待入而得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九

名耶予從郡守諸君驚訝久之時苙火漸微曠然得
明喧笑而出

募修平彝衛學引

平彝介於滇黔門戶之區其立學不知其所自來大約數百年前事也前人創之甚易後人修之甚難自予入官之後常以迎送過境上見聖廟飄搖於風雨傾圮於荆榛瞻視環繞嘆息咨嗟而不忍去者於茲五年矣平彝有衛衛有幕衛幕梁君走函索予為序意在修舉廢墜崇敬祀典予向竊難之難之者何也平彝連年水旱諸士子家無積儲是救死不暇其難一修學之舉非大興工匠廣羅木石則事不可成平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

彝四面環山木石易採求之工匠誠罕其人其難二衛學裁去學師歸併南寧令攝之南寧遠在一百五十里之外今之所議誰董其成其難三雖然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知聖人之尊六經之大將視學宮為可緩可急之務是固可以不修今

朝廷治平

天子聖武滇南處在萬里之遙平彝又當戎馬之衝正宜粉飾學宮振興文教銷反側於禮讓之中弭禍亂於猷酢之內是固不可以不急急舉行也夫孔子

不嘗封文宣王乎假令孔子至今尚在應以王禮事之而使其有位無屋甘心敗露於瘴霧蠻煙之下非禮也孔子不常春秋二祭乎如子孫之祭其祖父也為人子孫而使其祖父之廟毀而不修則是北面跪拜皆虛文而非至敬子孫孝慈者固如是乎且昔之難而今易矣今年年歲順成士子易於捐助年既成矣工匠之遠者易於鳩集平彝學篆仍歸平彝又易於董率生徒而更新之倘此時而議者曰平彝殘劇困憊之餘其力斷不能以議及於聖廟則是終無修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一

舉之日也予執筆而歎焉

在城等十堡歸驛議

鹽驛副使郭廷弼盛京人

看得驛堡之設其名雖殊其事則一前有驛丞張魁耀等因造報奏銷冊籍將各堡給支工食銀兩附在各驛項下又給支領狀必用驛記鈐蓋誠恐支領錢糧則係外委之堡官管轄遇有舛錯失事則叅罰又在部選之員代過所以驛丞張魁耀等有任勞難以任過乞賜歸併之呈也蒙批查議本道謬議目今差使漸少非往昔軍務浩繁支應不暇者比若以堡歸驛各該驛丞可以兼顧而責成又專或無互諉之擾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二

遵奉憲批當即轉行雲曲二府確議妥報去後今據兩府詳稱向因滇中

王師克復之初軍務旁午驛遞應答繁劇肩其任者不無掣肘分應之虞今已蕩平三年所需夫馬循序而來以堡歸驛已屬裁冗員而成畫一當無南悞惟是新經歸併只恐驛官支應不均朘削滋事堡軍未必相安應請嚴飭各驛出具印結報查務須秉公發給工食不得以夫代馬應差俾堡軍欣然効力無悞庶使謹慎從事不致立法而弊生等因前來應如雨

府所詳俯將在城等拾堡歸併滇陽等八驛驛丞張魁耀等兼管務令秉公勤慎約束軍餘應答運送仍取具印結不許偏徇滋擾貽誤風火如有尅減工食及以夫代馬應差等弊一有不公定行詳報究處可也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總督雲貴部院蔡毓榮批既經府議僉同如詳行仍將某堡歸某驛造冊同結報查雲南巡撫王繼文批既經再議無異如詳行倘此後各驛以夫代馬及任意騰那等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三

弊不行覺察亦惟該道是問也

明唐時英墓誌銘

李元陽大理人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
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
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
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
治尚書日誦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
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
大為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為己任白於大府大
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四

命付臣當盡已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謗不避險難
暴於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為勞首尾六閱月而一
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冊呈大府深加讚
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
富無巧免貧不獨勞儲蓄有則啟閉有期明年大旱
果得水利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以公為神君焉
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
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
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

一年之內秩然有理井然有條官軍使之竟無異議
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
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常目在之
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攷
課以公為戶曹最丁酉 皇太子生推恩得封父母
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亥晉員外郎督理銀
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為公危而公始終擘畫如法雖
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器之庚子晉郎中辛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五

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屬邑也先是
總兵未稟方畧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
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卻之真定名雖
為府實則直隸之劇藩也况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
言於戶暮傳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為蜚語所中公居
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
毫無爽訟無留獄案無滯瀆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
任三年凡膺十薦神明之飯水鏡之頌兒童走卒莫
不知之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曰甲辰晉

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覲二親榮壽喜不自勝擬上
疏乞休二親勉之曰汝為憲臣能忠於國即克孝於
家矣豈有二道哉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
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
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挾西左布政敷歷
所至輒著賢聲公為人介潔端莊坦夷樂易及其臨
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方逆之占無一
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套虜烽警致
虜西顧上問冢宰須沉毅才畧之臣為之冢宰以公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六

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
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
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
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
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
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不負其勞許留京
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
出外戶耳不聞塵事滌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
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而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固已

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萬曆乙亥春命
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為祭槨文有丙三二
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
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七

牒

驅虎牒

竊惟

朝廷建置郡縣原以禁暴安民故吏與民最親疾痛必救豪強必鋤城隍神亦猶是也城隍之爵與縣令埒其土與縣令同莅所異者陰陽之隅耳而捍災禦患神尤有力焉平彝古荒服地介於滇黔之交

今上始詔立縣以奉宣教化善者勸惡者懲民咸雍熙於化日光天之下何意蠢爾猛虎離其巢穴負我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八

郊岫晝伏夜遊吞噬村落宰民不安矣近復偏人城郭踰垣傷人人民益惶惶日未沒而掩扉客將行而躑躅以

聖天子聲教四訖威德遠播之世而可容此噬人噬物之暴類與其間哉

中宜

與城隍神皆難辭其責為

此移牒尊神祈為大振陰靈凡我境內猛虎期於三日內驅逐入山毋令復入村落其曾傷人者照殺人抵命之律亟為冥誅以正法典若神力不及此

中宜

將命我山虞挾弓矢操戈矛而與虎從事神其默相

克稱職守益昭神之靈應謹告

間閱古良吏傳而見虎渡河涉江事心竊異之乃不令其捕之而虎伏厥罪登封簿移文嶽神而虎斂爪歸山則知莫猛于虎而亦未嘗不休法而惕威也我

山陰任老夫子令平彝之五載吏畏民懷善勸惡懲真信孚豚魚而口碑載路矣壬午八月山村有虎三五為群噬畜產間至啣人我夫子計召虞人搏之轉念弓弩兵衛駭人耳目且恐負嶠之威或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十九

至傷人于是致齋移文縣城隍之神令陰為驅除牒後三日虎果潛踪斂跡縣之人咸頌夫子至誠感神福我無疆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吾因之有感矣莫蠢于物莫靈于人昔孔子過太山之側聞婦人之哭而曰苛政猛于虎夫政人之為也而猛于虎殆楊子雲所謂虎而翼者乎彼殘自性生雖日呼天籲之而亦未必肯悛也若夫子之知有虎而必欲驅之神應如響其心與政之仁孚于冥冥不于此見一斑耶

孫士寅

號義賓浙江錢塘人己
郊舉人平彝縣知縣

生平慕名山嘗欲遊五岳何意小洞天窈窕近城郭
大塊本無私吾心欣有託維時春始和滿路生蘅藥
風前桃夭夭雨後柳濯濯神開步逶迤興發身矍鑠
出門無二里天清聞雨雹豈知清溪水石激勢噴薄
隔岸見亭臺欲去度畧約歷歷翠微中丹巖藏洞壑
得非巨靈劈無乃五丁鑿始入頗幽靚坐久轉寥廓
匝匝搗穹廬屢屢張幃帷天光似鏡圓皎皎穴中落
陰竇虛白生陽巖空青撲香靄散成霞縹緲結樓閣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

地靈多芝茵境靜少鳥雀紫藤影歲蕤蒼蘚色斑駁
巖空玉雕鏤泉細珠錯落金莖擎巖巖瓊液迸銀鬍
苔衣和雲補石髮隨風掠禹糧既可餐魯酒亦堪酌
僊境恣翫麟塵懷消齷齪探奇不厭深乘興復踊躍
洞門深且黑幽閼難捫摸未行先燃炬欲下更絙索
凹凸杖一筇彳亍憑兩屨層層蜂入房曲曲蛇脫殼
因愛巖穴佳那惜軀體弱奇形與詭態觸目成驚愕
或如虎豹蹲或如獅象搏或宛若蛟龍或飛若鸞鷲
或掛若獼猴或擊若鷓鴣或如大明宮文武盡儼恪

衣冠列房社劍佩懸褒鄂又如將登壇壁壘結繹絡
手執鐵如意三軍任麾霍或前若相近或後若相却
或竦若相持或怒若相提或如蓬萊島群仙遊廣漠
得得跨青牛翩翩騎黃鶴又如給孤園一鉢手自托
上看祖右肩下看赤兩脚或如登太常伶倫陳雅樂
或若張琴琴或若執管籥噲若鐘鼓清越若磬鐸
投石一叩之衆音翕然作又如入武庫森森皆可擢
或攢若戈矛或排若刀稍或勁若弓弩或鋸若鋒鏑
或長若幡幢飄揚隨地卓或直若浮圖琉璃光灼灼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一

或如燕子龕或如蓮花幕或如金出冶或如玉在璞
或披若袈裟或垂若瓔珞文采若錦綉顏色若丹堊
絢爛若繪畫玲瓏若追琢綿綿若膠粘齒齒若刀斫
琅琅若竹節簇簇若花萼崑崑高不陸纍纍顛不仆
千鈞重難扛一拳輕可握形象難具陳聊復舉其畧
乃嘆造化功豈同匠人斲石梁無人居有水長不涸
石門無人叩有禽來剝啄石室無人居有跡深如削
石鼎無人守有草皆靈藥石樽無人飲有架掛瓢杓
石田無人耕有禾似錢鏹躊躇復四顧目駭神亦噩

我聞混沌時二儀尚渾樸升者皆清輕降者乃重濁
或峙為嵩華或流為河洛維滇古繳外六詔盡熨熨
彩雲未現時開疆實莊躋昆明波浩蕩太華峯翠峒
金馬與碧雞形勢頗卓犖豈知彈丸邑山川亦不惡
而我來作吏甫至苦寂寞如獸落陷穿如鳥投繒繳
既傷沈約瘦復患齊侯瘧民不樂追呼我亦鄙敲扑
祿少等庸書官卑同擊柝兀坐一室中跼踖似尺蠖
忽聞有靈境如踐三生約鼓我膝上琴揮弦神渺邈
携我案前書展卷胸開拓出我匣中劍舞罷光閃爍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三

載我床頭酒舉杯興磅礴野菽摘滿把山泉引盈勺
精神得飛揚筋骸免束縛弗復念圭眠蘧蘧夢方覺
朝出暮始歸不惜往來數弗復念圭組詎肯顧囊橐
神如遊蓬瀛地已忘邛笮豈惟疾病消長生亦可學
浮沉水上萍聚散風中箨功業真芻狗文章空糟粕
富貴等浮雲斯遊誠可樂作賦擬天台聊以繼孫綽

五言律

入滇

張時徹

號 浙江鄞縣人
進士雲南按察使

天邊乘傳客歷險到殊方
草長知烽息民流屬歲荒
巖花薰澗壑木葉墮衣裳
何事秋風起愁看白髮長

又

山路日多雨我行猶未休
碧溪雲不定青草瘴仍浮
客久旌旄落天空鶴鶴秋
卜居何以賦長嘯攬吳鉤

平彝衛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三

彭而述

號禹峰河南鄧州人
進士雲南布政使

路入芳華縣溪邊忽有村
環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
苗女鷄窠課猓翁燕麥屯
喇麻罽內酒何必讓金罇

滇境

吳自肅

號克菴山東海豐人
甲辰進士雲南學道

纔入滇南境雙眸分外明
諸蠻環秀色芳樹帶文情
亂後民風儉秋來野氣清
相看初攬轡何敢負生平

平彝

不寐中宵起遙看欲曙星
雞聲方度水豹霧又充庭

數里霞舒紫千層嶺放青奇儒環道左何以樹儀型

晚進滇南勝境

蔣廷銓

號璞山江南長洲人雲南昆陽州知州

行盡黔陽路南中自一天僕夫力愈勁稚子喜從偏
落日留殘照疎林起暮煙旅吟猶未懶回首意茫然

袁文亮

桃李花開日枝枝色又新正宜貪樂事何遽作行人
娉娉渭城柳勞勞灞水輪古今同此憾攜手且橫茵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四

又

文章相見晚氣誼問交初一日乍言別長懷應有餘
出疆惟憶友下榻止觀書重叠情難話僕夫已策驢

又

去年春月至今歲又春遷車馬青郊日蒹葭白露天
心從樽下約書自鴈邊傳莫作離情看相知應有緣

又

未斟言別酒先實別中詩我去原無意尔還却有思
雪深堪代烛風冷莫披帷相許真相望殷殷此一卮

又

雙穗橋邊別此情倍可憐山容分面背河勢限黔滇
策馬心仍戀懷人意自睽不堪回首處遙聽水潺潺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五

詩五言古

平彝

何景明

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中書舍人

滇南八月中綠林何萋萋居人亦相輳數里聞鳴雞
路轉無詰曲山行少攀路回瞻貴陽道咫尺蹊壑迷

又

夜半平彝館風悲氣始悽月光皎東壁白露寒蟬啼
憑高視中原但覺眾星低長路心益壯浩歌天之西

七言排律

平彝老人

何景明

平彝老人髮兩肩
哀哀訴語淚如泉
時收斗粟輸田賦
日向諸隣乞米錢
風雨饑寒趨路側
子孫流落避兵年
青春有伴難還土
白首無家尚戍邊
官裏征徭何日已
軍中苦樂古來偏
魂驚戰鼓心猶怯
臂中飛狐肉盡穿
獨去負戈巡夜砦
誰來銷甲種春田
敢愁溝壑填衰謝
只擬封疆息燧煙
我願麾前法唐將
籌邊有策到今傳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六

五言絕

平彝道中

何景明

崖懸雪自薄
山小路仍斜
古陌蒼松裏
參差幾樹花

邑侯任公去思碑記

舉人 王 憲 平彝人

公諱中宜字弘文號懷庭浙之山陰人由歲貢來宰吾邑吾邑新治也康熙乙亥冬

大府以地當滇戶請于平彝廢微置縣益以亦佐故地

詔曰可丙子夏姑蘇趙公履任未幾而去諸不遑理乃邑當除舊事維更新不有治人以立治法其何能濟戊寅秋我任公來莅下車之初見土宇荒殘人民凋敝亟進諸父老咨其利病願一切與之更

平彝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七

始邑中人亦喁喁然仰維新之化公年富才敏加以勤暮年而政和人悅請于朝邑篆之頒自公始也初賦稅官無細籍輸將聽書算生操重輕公親為科綜之宅尔宅田尔田飛詭弊絕矣城垣歷久傾圮公鳩工庀材梵以磚石門各豎樓三楹以壯闡堵觀山川為之改色公以禮讓之不興由學校之地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治光華平雖巖邑寧鮮忠信宮墻鞠為茂草可乎爰除荒穢新殿廡峻門墻春火

獻享歲時課誦足以妥

聖靈而育英髦已又閔子弟之不學而竄貫人多也
創義學損俸延師申冒籍之禁甄拔寒士入庠者
百人朔望躬詣講所宣

聖諭民知向化若決訟也虛以求其情明以燭其偽
片言立折人不敢欺草生囹圄歲不過二三十牘
噫何其良哉先是平俗多輕生睚眦小隙動輒自
盡其命以相讎害公悉其奸不予理於是邑中絕
無投繯赴水之惡習有鄉蠹煽訟惑民者公桎梏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十八

之而坐諸嘉石德而化之威而惕之息事寧人殆
未有過之者地當滇黔之交為宵小淵藪莽伏探
丸行旅苦之公明禁令嚴保甲盜賊屏息良民販
賈卧始貼席矣最難馴者獬狝公示以威信膏以
寬仁椎髻被氈之輩在在膜拜而頂祝且性澹泊
不妄受一錢人或以苞苴謁者斥却之下猶面赭
而心忿其私廉而有守清譽徧滇之東西迤焉往
者虎出入村郭殘人噬畜居民恐怖公手為疏牒
神三日而虎屏跡偶遇旱潦公禱之而

上天輒應自戊寅迄丙戌時洽年豐家給人足咸謂公之德厚所致云

大府稔其賢能壬午歲權馬龍州篆甲申歲權尋甸州篆兩州士民戴其惠愛咸樹豐碑以頌而循良之聲闐噪人寰凡見見聞聞者莫不引領望曰安得任公一來而活我乎他如修城隍祠以事明神建鐘鼓樓以培風脉捐金而供億使節公出而募夫從行養老慈幼革陋剔奸鋤強梗正風俗闢土地招流亡修道路勸農工善政難更僕數也兼

之孝友成性禮義律躬身先為治風行草偃而仕優則學手日一編與古名臣碩彥相往復青燈午夜雄誦之聲琅琅出晨析風鈴間是亦近古簿書中所罕覩者也更撫拾遺文參以時政著邑志以垂法守服官八載歷艱辛而無倦臨大事而不懾凡有關於民隱者侃侃然抗論

大府之前必期事定乃已或以利害休之公正色力拒畧不為動間遇羽書嚴務不分霜晨雨夜單騎直往咄嗟立辦生平勤慎勇決鎮靜類如此今

年夏以秩滿遷新興刺史邱抄甫至闔邑人士不
啻赤子之離乳哺呱呱欲泣夫公之德及我平人
溥矣我平人受公之恩亦孔厚矣今一旦舍我而
去留之不可從之不能悠悠我思其曷能既獨可
幸者新興去平不遠藹藹棠蔭此歌勿剪欲咏勿
拜不日陟崇階擁節鉞總我平人隸之宇下是則
我人繫戀之極思也公其必有以慰我俾兒童竹
馬刻日以昭其信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
曰有斐君子不可諠兮公之德應與清溪而長流
平彛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四十

羅山而並峙矣敢覩縷記之以壽貞珉用垂以勿
替云

